

甲午中日戰輯（二）

王炳耀煜初輯

自序

甲午朝鮮東學黨禍作。朝社幾危。我國撫字藩服。討亂扶危。義不容辭。不料倭人借端啓釁。侵我藩服。我國不得已用兵之苦衷。已佈告於天下。所惜將不知兵。士不用命。以至師徒撻敗。實天下臣民所共憤。我皇上仁慈覆冒。不忍士卒久罹鋒鏑。膏塗原野。大度汪洋。盡捐宿釁。許訂新盟。今者盟成兵釋。往事緬懷。不勝憤懣。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當思倭之所以勝。吾之所以敗。亡羊補牢。尙未爲晚。苟舊習未除。隱深諱敗。不思更張。則終成積弱。後患更不可勝言。惜近有輯戰事者。不辨日報之真訛。時事之虛實。彙而成書。出以問世。欲圖快人心。謂可以保國體。竟不顧自昧終必至損國家。余爲此懼。爰取各報所載戰事。以上諭衡之。有據證。萬國公報所載戰事。始末最真且切。次則華字日報。茲將公報登錄戰務。編輯成書者十之九。採自他報者十之一。顏曰中日戰輯。皆美國進士林君樂知。我國才士蔡君芝紱等數先生。月登公報之雄詞偉論。自無功焉。所易者惟去月報之名例。以歸採輯之小書。猶縫者藉他人已製美錦裁剪成衣。望讀者飲水思源。毋忘公報惠我中國之苦心。與我中國之熱志。余慮讀報者久而漸忘。特輯成書。助其疾聲長呼。使人常醒。從此鑒前車。綢

未雨。勵精圖治。發奮爲雄。此卽輯是書之本意。卷終附胡廉訪一疏。葉君一書。翹望我朝早日舉行。鴻勝忭頌。書成爰弁數言。以誌緣起。

旨

光緒二十一年宮上壽飲福宴東莞王炳耀煜初序於香海隱居直道草堂

序

嘗讀皇朝聖武記。知我朝武功甲於天下。國初皇師所至。莫不迎風歸附。天弧月窟。盡歸版圖。承平日久。士弄文墨。民鮮知兵。道光中葉以後。漸遭外國憑陵。前猶曰英法之強。雖大國亦畏之。若日本彈丸黑子之區。土地人民財賦。不當中國十分之一。甲午一役中。卒爲日困。國初之強如彼。何一弱至於斯。夫日本向讀中國之書。習中國之文。亦積弱已久。自明治崛起。深知中國文字煩瑣。實困人材。雅慕泰西文字簡便。學有實濟。毅然去華文學。西學不二十年。遂臻富強。中國抱負文墨之邦。不肯更張。此二國強弱一大關鍵。家兄煜初早見於此。讀書不屑爲詞章之學。自少究心性道。講求經濟。以性道可以轉德。經濟可以興邦。故於各國教化高下。政治興衰。瞭然胸次。日難初作。粵中浮誇之士。皆謂倭不度德量力。敢與上國抗衡。實以螳臂當車。以中國臨之。直如摧枯拉朽。吾兄竊獨憂之。早已見微知著。不幸其前言果中也。今和議既成。恐日久相忘。因循如故。爰張公報實跡。輯爲成書。使讀者知所奮發。無忘甲午之恥。用作警枕。可見吾兄之苦心。其因中日一戰。憤鬱難言。思今日積弱。或由文字太深。特撰拼音新字。使學者三月之功。卽能通曉。若推行之。不無小補也。

光緒貳拾壹年孟冬大雪後三日

弟炳堃拜手題

中日戰輯卷之一

中日戰機

東莞王炳耀煜初輯

同治十三年癸酉韓日齟齬日遣使來請平却之

是年日本與朝鮮相齟齬日本遣使來問於我中國某大臣答曰朝鮮之事我朝素不與聞

日本遂又遣使至朝鮮韓又名朝鮮下同

丙子春正月韓日訂約韓爲自主之國與日等平

光緒二年正月與朝王訂立和約其第一條云日本以朝鮮爲自主之國與日本之本係自主者相平等其全約中不涉中國一字厥後英美德法諸國相繼與朝鮮立約通商亦無干涉中國字樣考萬國待屬藩之通例固有不問其內政者及至事涉外交必由上國爲主朝鮮既稱藩於中國何以公然延納客使而與朝鮮立約之各國亦竟遣使前往不以爲褻乎此所不解也

在大清治內云中者以見一體無異也下同

壬午韓有警來報。秋七月。清日在韓之濟物浦訂約曰。韓有事。若清日使署。置兵備警。事平皆撤。

未雨綢繆

前左副都御史張幼樵副憲奏請豫防東患疏

以下兩篇從西報轉譯。雖非虛山真面。然摹仿奏疏體裁。斟酌字義。輕重已然。費苦心矣。

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張佩綸跪奏。爲時局艱難。海軍脆薄。宜籌備豫不虞之策。恭摺密陳。仰祈聖鑒事。竊維憂盛危明。期有備而無患。居中馭外。貴慎始以圖終。臣伏見聖朝自與各國締約互市以來。每遇交涉之事。動多棘手。而關繫最鉅。輾轉最多。令人尤爲憤懣者。莫如日本一國。查日本僻處海東。不過區區三島地耳。乃恃其勢力。夜郎自大。不但蠶食琉球。兼欲鯨吞高麗。中國誠宜益恢雄略。力杜危機。宏宅中國大之規定。遠交近攻之計。彼狡焉思啓者。或當震疊天威。不敢蠢動。然我海軍未集。終難揚帆東渡。從事於驚濤駭浪之間。臣嘗博考西史。旁稽輿論。知西洋各國之所以戰勝攻取者。全恃海軍。海軍一日不成。卽海權一日不振。謀國者所宜深長思也。今中國海軍規模略具。而尙脆薄不足恃。臣之愚見。擬請聖旨飭下部臣。迅籌中東大局。堅定添練海軍長策。務求可以見諸施行。并請欽派數大臣。專司其事。力杜粉飾因循之習。以期煥然改觀。今日之日本。雖已雄長東瀛。惟與我中國較。則大小強弱衆寡之不侔。

顯而易見。故苟無他國之助。未必敢先逞志於我。然卽欲求媚於他國。妄冀陰爲之地。他國以其頻年不甚親暱。一旦急而相求。逆料亦未必遽應也。中國之與他國。講信修睦。多歷年所。若再餌以厚利。聯以深情。異時與日本相見。以戎衣。可冀資其臂助。然而求人不如求己。己必先立於不敗之地。始免喧客奪主。強賓壓主之嫌。故居今日而爲中國計。大要在自強不息。若不乘閒暇無事之日。定出奇制勝之謀。竊恐中國自以爲已足。依然苟且偷安。日本則發憤爲雄。水陸軍務。日超有功。遠近商務。亦與年俱進。猝起而與我爭權於海上。我必將望塵弗及。甚至震驚海口。騷擾邊鄙。其爲危險。豈可思議。臣忝副臺班。受恩深重。日夕私憂過慮。冀效其款款之愚。既有所知。頓忘忌諱。合無仰懇天恩。俯念日本近在肘腋。患在腹心。飭發臣章。交戶部兵部工部。南北洋大臣。會商籌款。練兵製械。購艦大計。以懾島國。而固海疆。天下幸甚。所有時局艱難。海軍脆薄。豫備不虞緣由。謹就管見所及。恭摺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光緒八年□月□日。

合肥相國遵議豫防東患兼定征東良策疏（譯稿）

欽差北洋大臣太子太傅直隸總督一等伯李鴻章跪奏爲遵旨籌議豫防東患並酌擬征東之策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照本月□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八年□月□日奉。上諭。

張佩綸奏日本等因。欽此。遵旨寄信前來。仰見聖明在上。燭照萬里。居安思危之至意。欽服莫名。臣查日本爲患於中國。亟宜豫爲之防。歷年管見所及。并籌辦情形。節經分別奏陳。各在案。前月□日。欽奉寄諭。命臣查覆給事中鄧承修條陳東患一摺。臣以該給事中所奏。與臣原議不符。恐有誤會情形。窒礙難行之處。當即逐層條辦。奏達聖聰。今閱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所奏一摺。具有深意。欽奉寄諭垂詢。謹卽逐一體察。密籌佈置之法。先爲我皇太后皇上敬陳之。查日本近來仿效西法。粗得皮毛。漸已驕橫。若使根深柢固。中國必受其毒。中國及其未發而制之。則造增戰艦。急練海軍。其先務矣。海軍旣成。不必計朝鮮有豐否也。其所以聲罪致討者。繫在日本之滅琉球。琉球爲中國藩服。載在史冊。班班可考。各國亦皆深信不疑。無可置辯。今我興滅繼絕。公義布昭於天壤。無論局外之國。無不右我。且以理而言。我旣理直而氣壯。日本豈能強詞以奪理。以力而言。我以海軍之雄。氣吞三島。日本最爾地。豈敢與我抗衡。成敗利鈍之數。無待著龜矣。而況以中國之全力。成就海軍。凡所必需之物。應有盡有。又練陸軍。以助其聲威。海西諸大國聞之。旣無不敬我。而震我之大尹矣。日本則頓失其助。尙敢懷欺藐之心。妄思與我爲敵哉。惟是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古有明訓。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具列兵書。若未嘗熟思審慮。徒奮其一往無前之氣。

萬一蹉跌。悔不可追。臣愚以爲日本之孜孜於西學。雖未必實有心得。而目前所練之海軍。不得不謂其與我相匹敵。我倘第就現有之戰艦。直擣東瀛。彼主我客。彼熟我生。非萬全之計也。故夫保藩而矢征東之志。不敢不勉也。躁進而貽敗北之差。不可不慎也。今日第一要著。惟在添購鐵甲戰艦。慎選嫻於兵法。長於水戰。而又熟於槍砲之將領。以爲海軍之帥。然後沈幾觀變。徐而圖之。事必有濟。抑臣更有請者。臣蒙皇太后皇上倚畀之隆。委以預定征東至計。竊謂此事。關繫重大。斷不可輕於嘗試。今內而部臣。外而疆吏。均未能通力合作。微臣一人之身。直隸一省之力。豈能有所樹立。且卽有顧念大局。相助爲理者。又恐始勤終怠。數年之後。仍成畫餅。言念及此。曷勝惶悚。總之征東一役。實屬當務之急。而欲制日本之死命。先求中國之人材。欲羅致非常之人材。必先破除有定之成格。如是。則人材得矣。然尤有甚難者。則各省督撫之不能同心合意也。畛域之見。梗於中。斯牽掣之情形於外。以是而求集事。雖境內未易奏功。安冀馳外域之觀。蹈重瀛之險。誠能盡蠲宿弊。略改舊章。部臣疆臣。各存通功易事之心。一洗此疆彼界之陋。而聖明在上。綜攬宏綱。措正施行。悉秉宸斷。則皇威振而國紀張。較之專責微臣。而無能爲役者。相去天淵矣。如以臣言爲可採。合無仰懇天恩。飭下總理衙門。會同戶部。從速核定。飛咨各省督撫。每年合籌的

款銀四百萬兩。爲添練海軍。暨各緊要海口。築造砲台之用。此外并別籌協濟台灣之專款。俾得力加整頓。以杜覬覦。至各省司道各庫。如其力有不逮。並請飭撥部庫存款。務須每年湊足銀四百萬兩。悉行解交臣衙門。專充海軍用款。臣當竭盡心力。期以五年。練成北洋海軍一大枝。暨海濱斷不可少之砲台。以冀進可攻而退可守。若夫膠執成見。因仍苟且。或好爲大言。以小邦爲不足畏。既不能培補本原。安國勢於磐石。又不令旁採善法。振作海權。則他日之禍。非臣之愚所能逆睹也。所有遵旨議覆。并酌擬添練海軍各緣由。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光緒八年□月□日奏

甲申冬十月。韓之開化黨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等叛。英植伏誅。金朴等出走。英植之子鍾宇。跡而圖之。通商衙門急請各國領事。商於日公使竹添進一郎。且求護於我朝。吳清卿續燕甫兩欽使。奉旨馳赴漢城。

韓朝內亂

甲申之歲。孟冬十月乙亥。亂臣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等。謀爲不軌。禍起蕭牆。時五人者。曾遊歷日本。小有才能。識外情。通洋務。故韓廷簡派洪英植。總辦郵政局事務。事前

致書中國駐韓大臣及各國公使。訂於十月十七日戌刻。會飲於其署。是日下午。漢城內屯於泥峴之日本兵。以車載槍彈多箱。并拽大砲數尊。運至日本公使館。戊初。中國總辦商務慶軍營官。與朝鮮官僚及各國公使。總領事等官。齊赴洪英植之宴。惟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稱疾不至。酒行之際。亂黨先於外間佈置周密。時交戌正。火起外垣。朝鮮禁衛大將軍閔泳翌聞警。離席出。甫及門。爲亂黨刺傷。負痛返身入內。仆於堂上。亂黨入殺朝鮮官數員。中國總辦商務大臣暨各國公使。皆大驚而散。二鼓時。日本軍士排門入景祐宮。兵刃徧列。阻絕行人。俄而金玉均、朴泳孝、徐光範三人直進寢殿。謊奏於王曰。清兵爲亂。諸處火起。滿城百姓。遭其荼毒。將及宮門矣。宜召日本公使速入衛。遷駕別宮。以避凶鋒。王以事起倉卒。不遽允。忽聞砲聲隆隆。均範等促之曰。事急矣。不可緩。乃矯詔速日使入衛。而移太王太妃於景祐宮。十八日晨。左營使李祖淵前營使韓圭稷。後營使尹泰駿。爲亂黨所害。方亂之未萌也。李韓輩皆領禁軍。玉均、英植無兵柄。慮事急無助。先遣人遊說。李韓諸人皆佯許之。而不爲動。奸黨銜焉。乃引入後堂殺之。復矯召輔國閔台鎬。趙甯夏。總管海防閔泳穆入殿而并戮焉。日方晌午。逆黨自除官職。洪英植爲右識政。金玉均爲戶曹參判。朴泳孝爲前後營使。徐光範爲左右營使。兼辦通商交涉事件。而前營正領官。則以徐載

弼爲之。官職既立，乃議廢立。英植欲幽王於江華島，進一郎欲幽於日本東京，議久不決。而勤王之師已鼓譟而起。乃共圖脅王潛避於後苑。十九日朝鮮各臣民均請我駐防慶軍前往保衛。於是吳軍門長慶、張總戎光前、袁司馬世凱同致書日使竹添進一郎，請其撤兵。自辰至酉，復書弗至。外間圖勤王者，勢洶洶弗可遏。無奈再遣人詢之。甫及闕，日兵卽於普通門施槍砲以構戰。我軍疑王之猶在宮寢也，未便格殺，故死傷頗多。乃互相籌商曰：日使惑於逆黨之言而弗悟，擁兵據宮門，不許外人入，一再致書詢問而弗答，是助逆也。我之進兵，求罪人也。衛王所以衛日使也，否則義民將爲亂。於是驅兵直前，互相搏擊。宮門之外，遂作戰場。王乘間避至玉流泉後北關廟，爲別路軍士迎護而出。金玉均追阻弗及，自與日使守濟物浦。我軍乘勝四面尋韓王，致北關廟始得之。我軍官卽入廟參見。王泣語於衆曰：賊臣亂國，一至此乎。衆趨前慰答數語，而太王太妃世子俱不知下落。吳軍門曰：此地離宮不遠，非停鑾之所，不如暫駐營中，再圖復辟。王曰：善。方王之潛出後宮也，正當砲火相攻之際，金玉均等分頭料理，幾於不暇自顧。其手下之責令監王者，亦以死生介於俄頃，意緒紛如，奔走探聽。故王得乘間逸出。比洪英植、朴泳孝聞風追至，已爲慶軍所迎。英植昧於利害，猶自直前牽挽王袂，不令前進。被朝鮮軍士曳出，斫爲肉片，并斬朴泳孝。

生徒七人以狗衆。此二十日事也。金玉均等至是心懷疑沮。向進一郎而商之曰。兵力不敵。王已出奔。事不諧矣。守此不去。直待斃耳。於是進一郎率其兵。帶領金玉均等。自焚其使署。出西門走仁川之濟物浦而去。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沿途放連環鎗自衛。二十一、二十二兩日。查檢屍體。慶軍兵丁陣亡者十人。朝鮮大臣被害者七人。陣亡兵士十一人。百姓罹禍而斃者九十一人。大將軍閔泳翊重傷可治。日兵死者三十三人。逆黨伏誅者九人。惟金玉均、朴泳孝、徐光範及士官生徒等。於事敗時易服逃去。其時朝鮮土人仇視日人。見輒械鬥。我軍官即將日兵妻孥并貿易漢城者。遣兵護送而歸。不許土人遷怒無辜。二十三日。朝鮮通商衙門請各國領事官。先往濟物浦。與日使竹添進一郎商議經變事宜。一面授禮曹參判徐相雨爲全權大臣。以穆麟德副之。穆麟德。德國人也。向爲朝鮮辦理通商事務。時膺兵曹參判之職。同赴日京齋遞國書。行抵濟物浦。適日本新公使井上馨至。遂止。一面申奏中朝。求爲保護。遣使航海。先至天津謁見李傅相。請代奏聞。皇上俯念藩屬。三百年來。曾無失德。叢爾國何堪屢遭不造。卽派吳清卿、續燕甫兩欽憲。星夜馳赴漢城。查辦一切。當日使井上馨之赴高也。帶有兵艦六艘。駐泊濟物浦之三里寨。我慶軍仍駐漢城。十一月初。朝鮮督辦交涉通商事務大臣趙秉鎬。至濟物浦。邀各國公使仍入居漢城。并

請從中調處。迨吳縉兩星使至漢城。卽駐節營中。彼此照會。約期議事。高王復派金宏集爲全權大臣。公同議款。與日本行成。第一款。朝鮮修國書於日本。表明謝意。第二款。恤給日本遭害商人遺族。并負傷者。及賠補貨物之掠奪者。由朝鮮撥支十一萬元。第三款。殺害礪林太尉之兇手。察獲。從重正刑。第四款。日公使館擇新基建築。由朝鮮撥二萬元以充公費。第五款。護衛日本公使館兵弁營舍。附近擇定。設置兵員若干。修蓋兵營。朝鮮國任之云云。是役也。日使竹添進一郎實預焉。而事後復令朝鮮議約行成。此彈丸蕞爾。攝乎大國之間者。所以爲難也。

酉乙 吳清卿續燕甫復與日約曰。他時因韓事派兵。必相預告。

韓朝弊政

朝鮮爲箕子故都。向稱藩於中國。其地據亞細亞洲之東隅。雖無長江襟帶之雄。廣野亘綿之富。而三面距海。魚鹽豐足。八道多山。煤鐵美盛。天時則寒暖得宜。地脈則膏腴彌望。兼以形勢險固。攻守兩便。誠東方天府之國也。不幸近數十年來。政失其常。民淪塗炭。內亂接踵。外患然眉。噫吁嘻。人和失矣。山川之美。城郭之固。何足恃哉。今列朝鮮秕政於左。聊備當塗鑒核。一曰宦戚弄權也。外戚擅權。西漢之所以衰也。閹豎逞威。東漢之所以滅也。朝鮮年來。宦侍與外戚。結成死

黨相爲羽翼。諂諛而專寵。塞賢良之路。賄賂以肥己。掌黜陟之權。故內外官職之任。非由人才之長短。但視苞苴之多寡。於是貪官污吏。遍布全國。名雖爲民父母。實則蠹國害民。甚於強盜。口稱孔孟之道。而政行蛇蝎之毒。朝夕貪婪。罔知饜足。民間之富者。轉而成貧。貧者顛於溝壑。農商俱廢。盜賊蜂起。官吏逞專殺之威。百姓無伸冤之路。積忿難消。民心瓦解。遂乃結羣作亂。一唱百和。小而打家劫舍。大而戕吏殺官。有以叛逆責之者。此腐儒之說也。夫上之人自帝王以至小吏。本爲萬民而設。非萬民之爲帝王。或小吏生也。民爲本。君爲末。殘賊之君。謂之一夫。有聖人起得而誅之。況貪官污吏乎。貪官污吏。神人共憤。殺之何傷。故論朝鮮之事者。不問官吏之罪而助官吏以罰舉義之民。此何異助紂爲虐耶。一曰財源窘塞也。高麗租稅之法。縱有定例。不過具文。濫官收租。任意增減。有權勢者。財產雖富。納租甚少。貧民之不能乞情者。一任官吏之勒索。豐年不免飢渴。凶歲至於死亡。然而州郡守令。本屬以財賄營求而得。既得之後。祿俸菲薄。衣食猶難支辦。豈有餘資。以償買官之債。故其百計暴斂。良非得已。且挂名素餐者。不可勝數。問其能。曰無所長也。問其職。曰無所事也。徒食民之膏血而已。一曰刑罰殘酷也。朝鮮刑律。頗倣中國。而苛酷甚於中國。上自公卿。下至小吏。皆得操生殺之權。妻妾奴隸。雖有冤枉。恨無赴愬之門。且刑訊之例盛。

行。一經被控。雖無證據。卽加刑以勒供。殘虐情形。令人酸鼻。其干犯國法者。并戮其父母妻子親戚。古所謂夷三族滅九族者。不過如是。刑政不公至此。且自稱爲禮義之邦。胡顏之厚哉。朝鮮人有言。不論何國。讀宋明腐儒之書。自稱禮義之邦者。卽是人間地獄。語雖過激。亦有理也。一曰武備廢弛也。古人有言。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無備。朝鮮亦似有武備矣。然而訓練之法。挾持之器。俱有太古遺風。豈適今時新制。且軍令不嚴。官兵所到。劫奪民財。挾剪逞惡。小民切齒。及至一聞砲聲。無不棄械逃命。爲將帥者。以能讀孫吳兵書。方爲中選。夫以如此之兵。如此之將。欲鎮內亂而拒外寇。何異驅羊以鬪狼耶。一曰教育失宜也。天生蒸民。本無貴賤之別。王侯將相。豈有種乎。乃朝鮮之陋習。分貴族中人。常人爲三等。朝廷位祿。俱在貴族掌握之中。若不幸而爲常人。雖有孟荀之賢。管晏之才。不能越分而登仕籍。故人不貴讀書。謂我爲貴族耶。富貴我所自有。何必讀書。我爲常人耶。卽有才識。天不能使我享榮祿。讀書何益。且卽使讀書。其平生所讀。不過四書三經。而其所作者。詩賦表策而已。至於天文地理算術商業。一切富國強民之書籍。漠然不能舉其名。若使立於朝廷。輔君治民。不但茫然莫措。且其行爲。直與盜跖相伯仲。若而人者。讀盡五車書。只成一蠹魚耳。蠹魚卽成脈望。於治國安民之事。何所望哉。